

今天，我翻動我那封塵的相簿，正感慨時過境遷之際，一張日落照片映入眼簾，我的心思便飛到下白泥去。

那年夏天，我偶爾讀到一本旅遊雜誌，終於忍不住央求父母帶我去遊覽下白泥。隔天，趁着晴空萬里，我們從家裏出發，坐小巴到元朗。下車後，我們拐了幾個彎，穿過一條崎嶇不平的泥濘小道，走了幾十米，突然眼前一闊，放眼望去的，便是一片泥灘。

踏在泥灘上，螃蟹隨處可見，牠們張着一對大鉗子，橫着走在泥濘之上，像一個個橫行霸道的流氓。在更濕潤的地方，彈塗魚在泥漿中一蹦一跳的，似一個個活潑好動的孩子。在這泥灘上，隨處可見的還有水窪，它們映照着晴天白雲，彷彿一面大鏡子，在蒼天下映照出另一片天空。

除了我們以外，中午的泥灘上還有許多遊人。他們有的是攝影愛好者，在這裏架設攝影器材，準備用手中的鏡頭紀錄美麗迷人的一刻；有的是小朋友，在這裏玩鬧嬉戲，捕捉冒頭的螃蟹；有的是家長，在這裏陪兒女嬉戲，教導他們有關此地的知識；有的是年輕人，在這裏欣賞景色，享受青春年華。

我們沿着海邊一直走，快走到盡頭時，一片身着綠色軍裝，腰桿挺直的士兵映現眼前。正疑惑之際，我們定睛一看，那一個個「訓練有素的士兵」竟然是一片紅樹林。紅樹林裏的紅樹挺拔，高約一米，遠處看去就像一隊英姿颯爽，精神奕奕的士兵。看見這些紅樹，爸爸眉色飛舞，興致勃勃地為我們介紹有關紅樹林的知識，讓我們獲益良多。

享受了一會兒天倫之樂，我們一家繞過紅樹林，繼續沿海走，便到了海灘。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準備靜待黃昏的來臨，想起旅遊雜誌裏的照片，我心裏

便癢癢。

終於，在海的另一邊，一個金燦燦的夕陽緩緩沉下地平線，猶如一塊巨型金子，壯觀，震撼極了。那些攝影愛好者拿着手中的攝影機，咔嚓咔嚓地拍照，務求把最美的一刻拍下來。那夕陽的餘暉把周邊的雲霞都染成橙紅色，無比夢幻，浪漫。但牡丹也需綠葉映襯，周圍的山巒在此刻也成為「綠葉」，與天上那金鳥相映成趣。

此刻，海面上浮光躍金，金光粼粼，很是美麗，與周遭的一切組成一幅絕美的圖畫。我呆呆的看着這一幕，海風像是慈母一雙手，輕輕拂過我的臉龐，涼絲絲的，鹹鹹的味道瀰漫在空氣中，那是大海的味道，海洋此刻也如一個一舉一動皆充滿詩意的鼓手，揮手翻動海浪輕輕拍打在海灘上。在如此良景下，原本喧鬧的海灘頓時變的靜謐起來，連楊柳枝揮動的聲音也清晰可聽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們終於從震撼中回過神來，拿出攝影機，在橙紅雲霞熄滅之前，拍下了一幅在下白泥的全家福，準備放在相簿裏，留作紀念。很快，太陽沉下地平線，天色徹底昏暗，大海此刻也顯得如深淵般黑暗，日落也結束了，我們都很是不捨，心神久久不能平靜，不由感嘆一句：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

蓋上相簿，回憶的書頁隨之閉上，時隔多年，我對下白泥的美景還是充滿依戀。紅樹林啊！你是那麼的仁慈，如慈母般接納了無數小生命；螃蟹與彈塗魚啊！你們是那麼的可愛，你們微小的生命在宇宙中如同微塵般微不足道，卻在不爭不奪中，奪盡世人之喜愛；夕陽啊！你是那麼的美麗，如同失落的文明般浩浩蕩蕩的去，為世界留下一抹自己的光彩！不知在你的故鄉，天上的世界，又是怎的一副光景？就如蘇軾所寫的：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」——下白泥啊！你是如此的瑰麗，是香港的一塊瑰寶，我對你的眷戀之情如同江河之水滔滔不絕，下白泥啊！下白泥啊！終有一天，我們會再見的！

